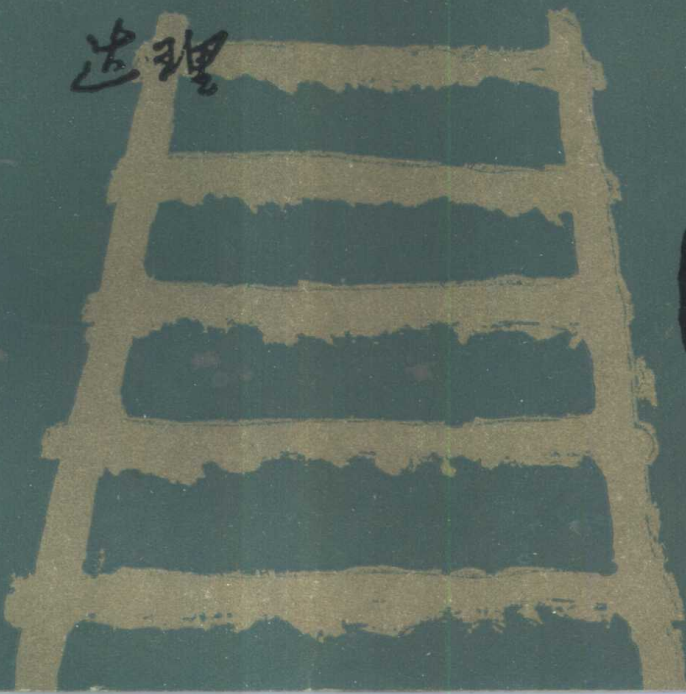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“亚细亚”之恋

达理





2 034 8946 6

“亚细亚”之恋

达理 著



青年文学丛书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吕敬人
插图：王友身

“亚细亚”之恋

达理 著

★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★

787×1092 1/32 15.25印张 6插图 291千字

198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9,700册 定价2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收编了作者中短篇小说十一篇，其中《除夕夜》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作者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，总是从纷纭的社会现实中，发掘生活的诗意和美，注重描写各种人物的命运。在其笔下，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工人，无论老一辈人亦或当代青年，都刻画得栩栩如生，各具特色。作者善于细致地体察和感受生活，揭示人物内心深处微妙的情感变化，从而折射出生活丰富复杂的内涵。作者以笔法细腻见长，作品弥漫着浓郁的感情气氛，富有诗的魅力，深得读者喜爱。

• 目 录 •

1	无声的雨丝
64	除夕夜
89	湖畔小夜曲
111	“亚细亚”之恋
224	广 厦
259	等着我……
283	腾 跃
309	红宝石
385	士别三日
404	大山里的号声
430	卖 书

无声的雨丝

(一)

柳茵已经很久不用闹钟了。也许习惯了，每天早上，只要她一睁开眼，就准是差十分五点。

她迷迷糊糊地翻了翻身，胳膊重重地落在床沿上。耳边仿佛响起孩子的哭声，她心里猛地一惊，这才真正地清醒了。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身边孩子睡的地方，印着红绿方格的凉席上空空荡荡的。朵朵不在了。这个小小的生命，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年，便匆匆离去了；但却给她留下了多少刻骨铭心的记忆啊！她总不相信女儿真的不在了。也许是谁把朵朵带走了，终有一天会把她送回来的。三个多月来，虽然，她有意住在父母处，但仍怀着这种希望；说不定哪天早上醒来，会突然看见花朵似的孩子仍然依偎在身旁……

差五分五点。她还可以再躺一会儿。现在，不用狠着心把孩子摇醒，不用手忙脚乱地为孩子穿衣服。就是再晚一点儿起床，时间也足够用。但她不愿意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她

怕静。

穿过长长的走廊，推开厨房门，点上煤气灶。冲茶，热奶，烤面包。早上水压高，水管发出嗡嗡的响声，连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要被吵醒。洗脸时，她只轻轻拧开水龙，让水一点点地流进脸盆。一切都是轻轻的，轻得象一只猫。她习惯了。每天早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不会发出一丝声息。

她站在餐桌边，匆匆往嘴里扒着开水泡饭。盛着腐乳和榨菜丝的小碟边，放着草莓酱，滚烫的牛奶、红茶。面包片在煤气灶上，用微火慢慢烘着。那是她为父母准备的早餐。他们的卧室里，隐隐传出收音机播送广告的声音，估计他们也快要起床了。

走出楼下的大门，踏上栽满松树的甬路，有一滴凉丝丝的雨点落在脸颊上。她仰起头，灰蒙蒙的天空象一条吸足了水分的棉絮，沉甸甸的。她停下脚，转过身去，似乎应该上楼取把伞。但犹豫片刻，仍快步向车站走去。过去，她天天都认真收听天气预报，即使晴转多云，她也必定要在背包里装上一把折叠伞和一件小小的塑料雨披，那是朵朵的。她把朵朵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“妈妈，我帮你打伞！”

小朵朵伸出一只小手，握住亮晶晶的金属伞柄……

雨点密了，她加快了脚步。没关系，反正，她没抱朵朵，雨再大点儿也没什么。

“劲松饭庄”还没开门，得五点半才开始卖早点呢。饭店门旁，一个裹着花毛巾被的小伙子蜷缩在破旧的帆布躺椅上，

身后是一堆盖着苫布的西瓜。为了这些瓜，小伙子每晚在这儿露宿。

初冬的时候，他在这里卖过冰棍。

“冰棍——，冰——棍——”

下班回来，天已经黑了。寒风中，传来小伙子急切而又暗哑的叫卖声。耳边蓦地响起那首歌：卖大碗茶的年轻人，用自己第一次领到的工资，为母亲买了一件衬衣，实现了自己一桩小小的心愿。那是在体育馆吧？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，鼻子一酸，热泪刷地涌了出来……她循声向寒风中走去，一下买了二十支冰棍，虽然她一支也不想吃。

“哎，大姐，”小伙子原来没睡着，“给孩子买个瓜吧？我给您挑个好的，保熟！”他殷勤地欠起身。因为她总看着他。

似乎被什么螫了一下，她怔住了。

孩子，她的孩子不会再吃西瓜了。不过，若不是赶着去上班，她一定会买一只瓜的。但现在不行。她还得去赶35路，换28路和402路，然后到牛王庙去搭民航的班车。机场夏季的作息时间是七点半上早班，她必须七点一刻赶到工作岗位设备站。

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。周围是流动的人群。她挤上停在牛王庙的班车。车上的人她都面熟，又全叫不出名字。过去，她抱着朵朵上班，谁都会站起来为她让座。现在，用不着再为她让座了。她倚在车门旁，轻轻阖上眼。为什么总是觉得累呢？

班车上，许多人挎包里装着半导体，胸前垂下一条细细的

耳塞机导线。大概是在学外语吧？三年前，有一段时间她也学过英语。后来生了朵朵，学习计划就被奶瓶、尿布取代了。她读过不少小说，其中大凡有出息的青年主人公，最后都是考上大学，或成了什么专家之类。飞黄腾达，前程无量。其实，生活中真正能达到这样结局的人又有多少呢？恐怕绝大多数还都象她这样，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、农民、卖油饼的、理发的、烧锅炉的……每个人都要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有一次，她去修皮鞋，那位六十多岁的老师傅看了看她的半高跟搭袷鞋，立即拆去鞋跟，从鞋底抽出两根不长的钢条。“瞧，是这个断啦！”他从老花镜后朝她眨眨眼，换上一根新钢条，重新把鞋跟钉好。拧紧螺丝，粘好皮垫，他眯起眼，把鞋放在桌面上看了又看，检查前掌与后跟是不是落在同一水平线上。然后又让她试了试，看她穿着合脚不合脚，最后，他收了 她三毛钱。

他一辈子修过多少双鞋？他可能对每双鞋都这样认真。不知为什么，她老忘不了这个修鞋的老头。

车开得飞快。窗外掠过钻天杨，龙爪槐，垂杨柳，还有一排排开满粉红花朵的合欢树；象迷蒙的、淡绿色的雾，恍惚的、浅红色的云。

她转过脸，贪婪地望着窗外……

六六年，她上初中二，到这儿来劳动，采草莓。那时候，这儿叫“中阿友好公社”。天还没亮，她悄悄溜出被窝，坐在潮润的田埂上等待着；等着看太阳怎样撞碎暗蓝色的天幕，象只燃烧的风火轮，忽地冲出地平线。她快活得跳了起来。她喜欢

日出，喜欢绿叶上那滚动的露珠，喜欢晨风带着田野的芬芳，吹拂她那没有梳理过的发辫……可这一切，都被后来的一场飓风吹得无影无踪。自然界有无数循环往复的四季，每个人生命的春天，却只有一次。

班车驶过机场立交桥。

牵引车拖着庞大的波音“707”滑过桥面。头顶响起一串滚雷。这是专机。今天有贵宾凯旋？还是要员出访？

看得见候机楼了。

起初，大楼前立着一排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的大标语。以后改成三菱汽车公司的广告。向远方招手的“阿童木”，千姿百态的三菱汽车迎面扑来，气势汹汹，不可一世，大有躲闪不及的恐怖感。她不喜欢这幅广告，因为它把漂亮的候机楼挡得严严实实。爸爸是建筑工程师，对候机楼的设计、造型都不大恭维。她可不同意爸爸的批评。七七年，她跟着陕西建筑公司开进候机楼工地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麦田。整整三年，她一直住在临时搭起的简易房里。直到现在，那里还有她的一个“小窝”。她突然记起，这间小小的简易房今天就要属于别人了。她已经打电话通知丈夫，今天下午务必帮她来搬家。尽管只是几件简单的家具，也总得有个人来帮帮忙。

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。地上的雨水还没干，候机楼前的广场犹如一块黑色的镜面。车轮辗过湿漉漉的停车场，留下轻盈的沙沙声。

宽敞的走廊。柔和的乳白色的灯光。皮鞋在水磨石地面

上发出笃笃的声响。这是候机楼地下室，她天天工作的地方。

楼上的候机室里，有来自全球的旅客。那儿有穿着大花衬衫的步态龙钟的老人，高视阔步的中东石油大亨。身披纱丽的印度姑娘妩媚而矜持，腰佩双枪卡扎菲的女侍从威风凛凛。而地下室，却是一个没有色彩，没有声音的天地；连飞机起飞、降落时的噪音都被厚厚的墙壁遮挡住了。它似乎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，连好挑剔的卫生检查团都很少光顾这地平线以下的世界。

她工作的设备站热力点，是分配整个航空港冷、热水和蒸汽的总枢纽。这里还担负着全机场上下水道的管理和维修。

热力点里，分布着密如蛛网的粗细管道。她熟悉它们，就象母亲熟悉自己的每一个孩子。这些没有生命的阀门、仪表，在她眼睛里都是有灵性的。其实，它们比有生命的朋友更忠实。只要关心它们，它们就会兢兢业业、永不疲倦地工作。因为它们都不会说话，她才更加倍爱护它们，尽力不让它们受到一丝损害。

(二)

换上工作服，柳茵习惯地去翻阅挂在墙上的交班记录。一切正常，照理今天应该没什么活了。可“狗子”告诉她，“今儿闲不着，得出去巡检厕所。”

“狗子”叫苟志平，可从来没人称呼他的尊姓大名。他长

得又细又高，两条长腿与上身不成比例，总使她想起能与火车赛跑的鸵鸟。

他们好久不做这项工作了。原来全候机楼的六十六个厕所，实行了卫生承包制，由临时工来打扫所有的厕所，发现设备损坏及时报告，水暖工们不必天天倾巢出动，四处巡检。

前些日子，不知是谁，嫌临时工挣得太多，取消承包，重开大锅饭。于是，巡检制度也随之恢复。其实，水暖工们倒都愿意出去巡检。在候机楼里上下转悠，比下污水井，通下水道，钻地沟轻松得多。

“柳茵，狗子，莎莎！”

班长赵长贵拖着河北腔派活儿了。他老婆孩子都在农村老家。八一年调级，这个四十多岁的老复员兵，晋到了三级工。补发工资那天，他喜气洋洋地请全班兵马在食堂吃了一顿肉丁炸酱面。他不爱站着，不爱坐着，就是给他把椅子，他也习惯蹲在上边。

“上午，你们几个去巡检全楼厕所。”

“好嘞！”班长话音刚落，莎莎就脆脆亮亮地应了一声，跟着“狗子”走出了值班室。

在候机楼里，谁见了莎莎都要回转头，看一眼。许多人以为，只有男人才爱看俊俏的姑娘。其实才不呢。对美的欣赏是一种享受。即使是女人，也喜欢看漂亮的女人。柳茵就是这样。大伙儿说莎莎是地下室的“金凤凰”，这一点不过分。别看莎莎穿着工作服，却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和风韵。日本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在候机楼是最惹人注目的。她们脸

上抹着淡妆，嘴角挂着永恒而又适度的微笑。藏蓝色的连衫裙、长檐帽。黑色的长筒袜，漆皮高跟鞋。“要是莎莎穿上这套制服会什么样？准比她们强得多！”柳茵常这么想。

南方一个电影制片厂在机场拍电影，大家常跟莎莎逗趣儿：“莎莎，上导演跟前晃一晃，准把他们的明星给镇了！”

“得了吧，少抬举她！”“狗子”不失时机地给莎莎泼凉水，“她那张刀子嘴，得把人家导演戳个大窟窿！”他最怕大伙夸莎莎漂亮，因为谁都说他配不上莎莎。

电梯载着他们升上一楼迎客厅。喧响的声浪扑面而来。电梯门外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。

天晴了，被薄云轻轻遮住的阳光发出柔和的银白色。光线透过湖蓝色的落地玻璃窗投进大厅。穿梭往来的旅客宛若条条五彩斑斓的河流，在光洁的水磨石河床上川流不息。大概有架飞机刚刚进港，隔离厅里挤满了等待海关检查的各国旅客。

一群身穿中国民航制服的空中小姐穿过大厅。纤细的腰肢。轻盈的脚步。无忧无虑的、充满优越感的笑声。她们是这座航空港的“天鹅”，美丽而高傲。

“狗子”一步三回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飘曳而过的孔雀蓝衣裙。亮晶晶的“克罗米”小行李车在她们身后灵巧地滑动。

“啪！”一记响亮的巴掌，打在“狗子”的后脖颈上。

“还没看够？给你掐着表呢！一分零五秒！”莎莎清脆的女高音。

“狗子”尴尬地吱唔着，“我……我瞧瞧她们是哪个机组的。”

“哪个机组跟你什么相干？给眼珠子过年哪？一见这些小妖精就挪不动步儿！”莎莎明亮的眸子里，有两团火，一闪一闪的。

她在嫉妒。这也是莎莎用以表达爱情的一种独特方式。她丝毫不掩饰自己爱情的“排她性”：禁止“狗子”和未婚的漂亮姑娘来往，不许“狗子”对俊俏的女孩子多看几眼。“狗子”嘴上叫苦不迭，心中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得意和满足。

柳茵想不出一个人由于爱而产生的嫉妒，会是什么滋味——因为她和丈夫李潜从来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冲突。东方人喜欢用“相敬如宾”来赞美那些可以称之为楷模的夫妻，柳茵却觉得这个词并不确切。真正相爱的夫妻，相互之间应当能毫不矫饰地袒露自己的天性，充分理解和宽容彼此的个性，甚至缺陷。假如夫妻之间永远象宾客一样彬彬有礼，那该是多沉重的负担啊？她和李潜很少吵架，更谈不上嫉妒，但那种礼貌周全的冷淡，却让她憋得透不过气。

“我们学院，又有两个研究生离婚了。”

“吃饱了撑的？”她尽量显得心不在焉。

“没有共同语言啊。”

就象站在一座即将决口的堤坝上，她觉得脚下的长堤迟早会要坍塌、崩溃。难道就因为他是电子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？而她是个普通的水暖工？可他认识她的时候，他却不是什么研究生。跟她一样，他也是随父母一起到河南干校的知

识青年……

灰蒙蒙的天空。白茫茫的大地。斜长的，急匆匆的雨丝。
“五七”战士们正在兼做会场的大食堂里开批斗会。

“瞧，那是谁？”坐在会场角落里的柳茵，指指伫立在窗外雨里的小伙子。

雨水顺着头发和脸颊滴进衣领，沿着手臂流到那塞得鼓鼓的旅行袋里。他犹如一个没有知觉的木偶，呆呆地望着食堂敞开的大门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柳茵悄声问身边的“狗子”。他是随妈妈一起来干校落户的。

“狗子”瞥一眼窗外，忽然一下子站了起来，“他叫李潜！我们楼的邻居。”他朝柳茵努努嘴，拽着她一起溜出了食堂。

在搭着通铺的男学员宿舍里。李潜接过柳茵递来的红糖姜茶，两行泪水颤动着滚过脸颊，落进蓝边海碗里。他在东北插队，办了转点手续，到爸爸的干校来落户。一路上风尘仆仆，千里迢迢，想不到迎接他的，竟是大雨中的批斗会。他的爸爸正躬腰站在台上，脚下是一滩湿漉漉的汗水。

“我爸腰有病，他弯不下身去……”李潜哽咽了。

柳茵低声说着：“咱们都一样，我爸也在台上挨斗呢。”眼前也模糊了。

他们一起顶着火一样的太阳铲地。在望不到头的苞米垅里，她赶不上那些跑在前边的男孩子，求援地看着李潜。

李潜帮她“接垅”。

“你们东北也种苞米吗？”柳茵直起腰，用袖口擦着鼻尖上

的热汗。

“种。我们那儿还种水稻呢！东北大米不亚于京西稻。”

柳茵对那片神奇的土地充满了憧憬。出大米的地方，应该是一片葱绿的水乡？听说他插队的地方叫“清原”，多美的名字！

“你们清原县，一定到处都是清绿的原野吧？”

“哪儿啊！”他笑得那么响，“我们那儿是山区，长白山余脉。一到秋天，漫山遍野都是榛子，金针菜，猴头蘑，木耳……你见过孢子吗？到了冬天，我们青年点儿就套孢子、打野鸡改善生活。山上还有野蜂子，野蜂蜜棒极了。你挨过蜂螫吗？”

“怎么没挨过？小时候，院儿里的小男孩捅完马蜂窝就跑，我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。我想，不是我捅的，马蜂不应该螫我。结果，满脸螫得象个猪八戒。”

他们一起笑得前仰后合。

那时候，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，就象窗后那条日夜淙淙不息的小河。后来，他们一块儿分到陕西。他是卡车司机，她在建筑公司当刨工，还是建工局女篮队里的出色的前锋。那时候，他整天来找她。大家都说他是她的影子，她也怀着少女的柔情等待他……现在，他住在学院。他俩一礼拜也不一定见到一次。他的话越来越少了。听她讲起阀门，旁通，盲板，或是“狗子”，莎莎，赵班长，他总是用眼睛瞟着窗外或是把书翻得哗哗响。她知道他什么也没听见，他对这些不感兴趣。于是，她也很少再讲什么了……过去的每一朵云彩，每一片绿叶，都是一个美丽的梦，一支轻柔的歌。可今天呢？

“你就不会想法子调调工作？在机场，这是最下等的活儿。人家问起来，说什么？”

他这样的话，说过好几次了。

他是真诚的，也并无恶意。但正是这种真诚，才更深深地伤害了她。她何尝不希望有个轻松的、体面的工作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职业啊！那又该怎么办呢？她已经不可能为了获得同丈夫的共同语言，重头开始去学他的专业。什么计算机软件，集成电路，现在学是来不及的。并不是一切都可以偿还、弥补的。同等学历，同等专业，难道只有这些才是共同语言的代名词吗？她觉得迷惘……

立交桥边的大礼堂。银幕上，清贫的简爱理直气壮地告诉出身名门贵族的罗契斯特：“在人格上，我们是平等的！”

冷峻。坦然。自尊。她至今还记得简爱的神情。人格是什么？她讲不出精确的概念，然而处处感觉到它的存在。李潜从来不跟她大吵大叫，也不说难听的粗话。他只对她表现出一种淡淡的冷漠，对她的工作表示不满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她曾看见过三叉戟的驾驶舱。舱顶，舱壁，舱座下边，到处是密密麻麻的线路、仪表。她不胜惊讶，似乎天下再没有比驾驶飞机更复杂的事了。其实，驾驭生活，要比操纵三叉戟艰难、复杂得多啊！

一楼的几个厕所都没大毛病。只是，香皂、手纸丢了不少。

“缺德冒烟了！”莎莎推开一扇钢窗，“连铜螺帽都偷。我